

第二章 性別之相關論述

然而由於歷史的演變，性別的角色分工因受到社會制度的制約，而使性別間產生不平等的待遇，從而衍生出追求平等的呼聲。誠所謂絕對權力產生絕對的腐化，性別間的不平等導致一方為主宰階級，而另一方成為受宰制的對象，此現象若未予改善，則對性別關係人而言均非健康的現象。而唯有性別間均在平等的立足點上，依個人的努力而獲致成就，社會上的人力資源才能免於遺珠之憾。亦唯有兩性或眾性別間均能在起跑點上公平競爭並發揮潛能，性別間才可能產生良性競爭與合作氛圍，於人於己，均屬贏家。

秉諸上開理念，本文擬探究女性主義的相關論述，藉由揭櫫其學說之要義，以審視我國高級中學性別平等之現況，並探究相關理念以利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第一節 女性主義之性別論述

性別平等之相關論述起源自女性主義，故以下就女性主義相關理論探討之（顧燕翎，1996；林麗珊，2001；洪鑣德，2003；向天屏，2005；Walters, 2006）。女性主義流派紛繁複雜，主要包括自由派、激進派、馬克思派、社會主義派、第三世界派、後現代派等。這些流派各有不同觀點，其政治主張有同有異，其有共同主張，但亦代表不同階級、不同膚色、不同國度的女性群體，向社會表達不同的聲音，又難免各具侷限性。其最主要的共通點包括：(1)性別差異與不平等：描述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或女性的附屬地位；(2)性別壓迫：以女性主義的立場和觀點解釋不平等和壓迫的原因；(3)結構壓迫與女性解放：尋求婦女解放的途徑和辦法，都把實現男女平等，消除對婦女及其他被壓迫群體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歧視，作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改革意識型態和信念體系。限於篇幅，以下謹就上開性別論點略述女性主義之重要派別及要義。須強調的是，各種對女性主義的分類架構並不一致；且分類依據皆有所偏重，故不易窮盡各家學說；再者，某些女性主義重要學者對各種分類架構將其分編到某種派別的看法並不表認同。

壹、性別差異的解釋：社會建構

女性主義中描述性別差異和性別不平等現象最早者當屬自由派。自由派女性主義乃指由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發展而來的女性主義思潮。其乃最早的女性主義理論，是各女性主義流派的起點，始於18世紀。幾百年來，自由派女性主義者一直在為爭取婦女獲得平等受教權、平等政治權力和經濟機會而奮鬥(Bem, 1993; Friedan, 1963; Lorber, 1994; Pateman, 1999; Rhode, 1997; Schaeffer, 2001)。

自由派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兩性不平等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生理差異向社會差異的轉變，然後是社會差異產生不平等的價值觀念。男女最初生理上

的差異導致了社會和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最後出現了社會性別差異，這種社會性別分工又產生了人們觀念上的性別價值觀，即認為男性所承擔的社會分工是更重要的，而女性在社會角色方面處於被動的、依從的和附屬的地位。因此從根本上來說，造成男女兩性不平等的因素並非兩性生理性別上的差異，而是兩性的社會性別上的差異所致。

自由派女性主義質疑男權的神聖性，批判法律上的不平等，認為所有人在接受同等教育後具有同等理性，故應平等對待。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為：理性、自由和平等。故認為女人的本性和男人一樣，是人性與理性。自由派女性主義從自由競爭觀點出發，認為有必要排除就業市場上對女性的各項限制。若女性的能力不如男性，則將會在競爭過程中遭淘汰，但不能一開始即排除女性競爭的機會。而若女性的能力不亞於男性，那麼開放機會給女性則會給社會帶來更多優秀人才，使社會運作更有效率。此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弗里丹(Betty Friedan, 1921-2006)對女性的家庭角色進行銳利的解構與批評。她指出：父權文化塑造快樂的、滿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使得女性自幼即朝此形象發展，並將一生寄托於家庭。而這個理想的形象是男權文化所塑造，對女性而言，這只是一個神話。母親照料孩子的傳統責任是由文化所決定，而非生理所必然。男女之間興趣和能力的每種差異皆非天生，而是教育所造成，或至少是遭誇大。女性要發揮自我潛能，必須與男性一樣從事公共領域的活動。女性可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並以事業為主(Friedan, 1963)。自由派女性主義在政治上的基本主張有：擴大公共領域範圍，主張國家保護弱勢人羣的公權利；重視經濟分配的公平性；以立法形式消除性別不平等。

自由派女性主義受到的批評包括：它是在現存資本主義社會內作教育上和法律上的改革和鬥爭，未能觸及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和父權社會的靈魂；它過分重視男性價值，過分重視理性而忽略情感和身體；過分看重個人的價值，忽略個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和社會關係；自由派女性主義所強調的抽象平等不容易包含民族、種族、階級、年齡等歧視和壓迫形式。因此，若仍保留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法律制度，則欲徹底擺脫壓迫的婦女解放運動，其前景堪憂。

貳、性別壓迫的揭露：父權體制

與自由派女性主義相比，激進派女性主義在對男性中心社會的批判上取得很大的突破。其表現在它把父權制概念作為核心概念，將之視為人類性別壓迫的根源，從社會制度的角度揭示了長期為人們斷忽略的造成性別歧視的根源。激進派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所受的壓迫不僅是最古老、最深刻的剝削形式，而且是其他一切壓迫的基礎。它認為婦女所受的壓迫是所有其他種族、經濟、政治壓迫的根源，必須加以剔除，否則它將繼續生出各種壓迫的枝桠。激進派女性主義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從男性新左派陣營裏發展出來的(顧燕翎，1996；林麗珊，2001；洪鑣德，2003；向天屏，2005；Walters, 2006)。

激進派女性主義對父權社會有深刻的認識。它認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在於父權文化，而非資本主義。父權文化閹割了女性，這種文化要求女性是可愛且被動的。這個形象壓抑女性的性能量並影響到她其他方面的生活與活動，她被閹割的不僅是性。父權制度的主要支柱是性政治，是一套男人支配女性的人際權力制度。社會性別角色刻板化的過程，使婦女接受她們的次等地位；社會透過社會化使兩性都順從文化所規定的氣質、角色、地位。接受男女有別，接受公共權力分派給男性的社會制度；透過、學校、教會將男性支配女性的意識型態合理化，女性又將其內化為自己的心理，制度化又使其代代相傳。性政治揭示了父權文化如何規範性別角色並使婦女處於無權的被支配地位。父權社會對婦女的壓迫建立在生物性基礎上，生育造成婦女身體虛弱，使其為了生存不得不依賴於男人。因此婦女解放需要進行生物革命。用現代科技使婦女擺脫「生育和養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切斷性別與生育之間的聯繫，使婦女擺脫生育和養育功能。家庭的生物和經濟基礎都將被科技所消除，生物家庭的終結將消除性別約束的必要，男女和各自在其中扮演確定角色的性交機制本身也將消失。人性最終將回復到它自然的「多形反常」的性關係中。

激進派女性主義還欲以雌雄同體取代兩極化的兩性。其包括兩個取向：一是排除性別區別，建構雌雄同體文化；二是不與男性發生關係 即拒絕或改變異性戀制度，採取性別分離主義，而女同性戀則是最徹底的方法。雌雄同體理論仍以男性為標準，激進女性主義欲徹底擺脫男性本位觀，提出了婦女本位觀。婦女本位觀認為，不應從婦女身上尋找婦女受壓迫的原因。將婦女的生理或心理視為問題來源，此乃責怪受害者的行徑，必將加重社會上輕視或怨恨女性的文化現象。此派學者傾向於從男性生理找出問題的原因。她們認為女性應形成自己的社會，男性應排除在外，強調女性生理固有的力量及與生理有關的創造力，女性的生理與心理乃婦女解放的力量來源。其致力於創造婦女空間與婦女文化，一方面避開父權制度與男性所加諸婦女身心上的傷害並進行治療；另一方面提供能真正滿足婦女需求的機構，如婦女醫療中心、婦女教育方案、婦女救助中心、婦女書店、婦女餐廳等。

激進派女性主義以新的觀點解釋社會現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理論，其有關性、性別、性別制度等理論對後世產生不小的影響。它是女性主義流派中唯一將矛頭直接指向男性的理論派別，其勇於與男性決裂的精神不容忽視。但為擺脫婦女受壓迫的地位，與男性徹底分離則有其窒礙難行處。激進派女性主義由於過於關注女性本身，也忽略了對婦女受壓迫的社會、歷史、經濟等層面的分析和批判。而針對此結構性的壓迫來源，乃有馬克思派和社會主義派女性主義的論述。

參、結構壓迫的闡述：結構共犯

馬克思派女性主義指西方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結構來分析解釋女性被壓迫和女性解放的學說。此派直接師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

19世紀思想家，傾向於認同婦女受壓迫的終極原因是階級歧視，而非性別歧視。此派以異化理論、剩餘價值理論分析婦女受壓迫的原因，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的勞動遭異化；在父權社會，女性的育養勞動遭異化；工人與資本家疏離，女性與男性疏離；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剝削了工人的剩餘價值，在父權社會裏，男性剝削了女性生育養育的剩餘價值(顧燕翎，1996；林麗珊，2001；洪鑣德，2003；向天屏，2005；Walters, 2006)。

但有些女性主義者批評馬克思主義是男人的世界觀，無視父權制度對婦女的壓迫。資本主義與大男人主義相互支持，階級社會與父權社會密不可分，故當代馬克思派女性主義認為要使婦女擺脫壓迫，必須批判父權意識型態。因此，在對以兩性分工為中心的性別社會關係進行唯物主義的分析中，她們把社會性別概念引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中，指出婦女處於從屬地位的物質基礎、生產方式與婦女地位之間的關係及有關婦女階級及家庭的理論對解放社會性別關係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馬克思派女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決定再製的社會關係及其意識型態和組織形式，進而加劇對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婦女的剝削，故解除對婦女的壓迫有賴於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父權制的再製關係進行雙重改造。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在理論觀點上受馬克思派女性主義和激進派女性主義的影響，但亦試圖發展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實踐方式。他們認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並非階級歧視，亦非性別歧視，而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

此派觀點認為除了改革經濟基礎外，還必須借助文化活動以發展特殊的女性意識，要求改革整個社會關係結構。它贊同馬克思主義關於婦女解放要求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論點，但認為尚有不足，還必須讓婦女參與有報酬的職業，同時給參與家務勞動的個人支付工資，減少婦女對男性的依賴。它認為單一的反資本主義或反性別壓迫都無法達到婦女解放和兩性平等，必須二者同時進行，因此，它提出了雙系統理論或統合系統理論。

雙系統理論認為父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是兩套社會關係，代表兩組不同利益，當其相互交錯時，婦女受到特別嚴重的壓迫。因此，要認識婦女受壓迫的原因，必須先分別分析父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再考慮它們之間的關係。

Mitchell(Juliet Mitchell)所提出的雙系統理論架構是：非物質的父權社會分析加上物質的資本主義分析。物質的資本主義是指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對婦女的壓迫，而非物質的父權社會是指父權意識型態對婦女的精神壓迫。壓迫婦女的根源來自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和父權意識型態兩個領域，兩個領域有時重疊，有時分開，因此必須同時進行分析。婦女受壓迫的機制可概括為四大類：生產、生育、性、兒童社會化。而婦女解放的途徑則包括：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以精神分析從意識型態上顛覆父權社會(Mitchell, 1973, 1974, 1984)。

哈特曼(Heidi Hartmann)所提出的雙系統理論架構是：物質的資本主義分析加上物質的父權社會分析。前者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分析，認為階級

壓迫也直接就是對婦女的壓迫。而後者的分析則認為家庭主婦為資本家做了大量的生產工作，不僅資本家從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中獲利，而且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勞動力，即男性工人作為丈夫、父親在家中也得到個人服務。婦女從事的生育養育工作是物質性生產工作，但這一工作使婦女在經濟上失去獨立而必須依賴男性，父權社會體系加給女性的同樣是物質性枷鎖。因此，女性與男性的關係猶如勞資關係。除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還必須補充女性主義對父權社會的分析(Hartmann, 1981)。

小結

女性主義的性別論述仍持續發展中，而在上述簡短摘述中亦不足以一窺女性主義相關論述之複雜面貌，惟行文至此仍不得不作以下二點歸納。

其一，女性主義有其鮮明的女性價值立場。認為社會現實中存在的婦女受壓迫、性別歧視、男女不平等既不合理且不公平，此既阻礙了女性的發展，亦不利於男性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故需予以鏟除，以利人類社會的未來健全發展。

其二，女性主義共同的奮鬥目標是尋求婦女解放。各種女性主義理論重點不一，而有不同的派別。自由派女性主義的思想源於自由主義，其論點強調人類的理性作用，此理性乃男女所共有，而有關性別差異乃社會所建構，故男女亦應享有同等的法律和政治權利，女性的受教權、就業權等各項權利亦應予以保障，以實現自由平等的社會生活。激進派女性主義則強調性別壓迫的根源來自父權體制的社會結構和家庭結構，故欲尋求女性解放，即須粉碎此一體制，這種權力關係不僅存在於政治經濟法律等公共領域，亦存在於最親密的兩性關係領域，而對社會結構批判著力最深的則有馬克思派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馬克思派更多從經濟角度來解決婦女受壓迫問題，性別不平等與社會經濟不平等息息相關，而此乃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的產物，婦女由於被排除在受薪勞動之外而受壓迫，故主張婦女應積極投入有償的就業市場。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從政治角度將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制度結合，認為必須同時推翻父權制和資本主義始能達到婦女解放和兩性平等，否則都將功虧一簣。